

# 卷十三

書名 皇明名臣經濟錄十八卷  
 嘉靖二十八年序刊本  
 撰者 明 陳九德 輯，明 嚴訥 校  
 卷 卷十三  
 內容分類 史-詔令奏議-奏議-明  
 索書號 大木-總類-政論-文鈔-6  
 編號 B1923200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一

監察御史樂城陳九德刪次

翰林編修常熟嚴訥校正

開國 洪武

陶安傳錄

乙未夏六月

太祖率師渡江取太平路安與者儒李習率父老出

迎安見

習等曰龍資鳳質非常人也我輩有主矣

六語時事安因獻言曰方今四海鼎沸豪傑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B19232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總類-政論-文鈔-6](#)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皇明名臣經濟錄十八卷 嘉靖二十八年序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題齋醮進香事

張寧

題停齋醮事

譯言行賓之禮

丘濬

止夷貢疏

倪岳

止番僧疏

倪岳

申明舊例以正體統事

徐瓊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十三

監察御史樂城陳九德剛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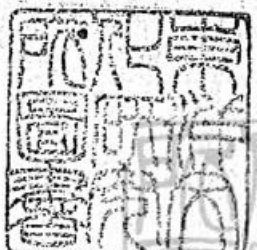
翰林編修常熟嚴訥校刊

禮部四

奏考正祀典事

程敏政

臣聞古聖王之治天下必以祀典為重所以崇德報功而垂世教淑人心也故有功德于一時者一時祀之更代則已有功德于一方者一方祀之踰境則已然猶欲以勸一時範一方而不輕議焉况先師孔子有功德于天下于萬世天



下祀之萬世祀之則廟庭之間侑食之人豈可苟焉而已必得文與行兼名與實副有功于聖門而無疵於公議者庶足以稱崇德報功之意若侑食者非其人則豈惟先師臨之神不顧歆將使典謨範者莫知所教爲弟子者莫知所學世教不明人心不淑通乎天下而施及後世其爲闕係豈特一時一方之可比哉迺者言官欲出文廟從祀諸賢之有罪者詔禮部集議臣愚亦在預議之列疑其所言尚有未盡而議者相持憚于改作臣考之于書揆之於心不敢妄爲

異同謹畫一條陳上瀆聖覽

一唐貞觀三十一年始以左丘明等二十

二人從祀孔子廟庭蓋當是時聖學

不明議者無識拘于舊注疏謂釋奠

先師如詩有毛公禮有高堂生書有

伏生之類遂謂專門訓詁之學爲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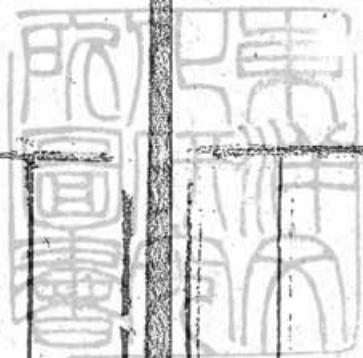
聖道之傳而併及馬融等行之至今

誠不可不考其行之得失與義之可

否而釐正于大明有道之世也臣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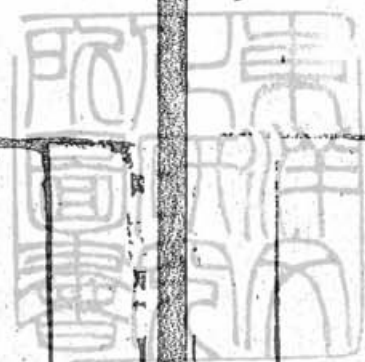
歷代正史馬融初應鄧騭之召爲秘

書歷官南郡太守以貪濁免官髡徒朔方自刺不死也又不拘儒者之節前授生徒後列女樂為梁冀草奏殺忠臣李固作西第頌以美冀為正直所羞即是觀之則眾醜備于一身五經為之掃地後世乃以其空言目為經師使侑坐於孔子之庭臣不知其何說也劉向初以獻賦進喜誦神仙方術嘗上言黃金可成鑄作不驗下吏當死其兄陽城侯救之獲免所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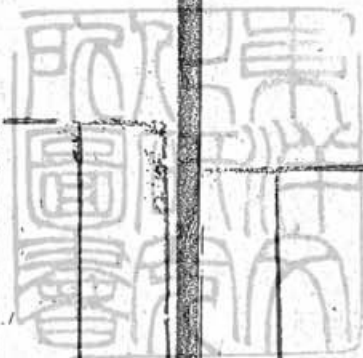
洪範五行傳最為舛駁使箕子經世之微言流為陰陽術家之小技賈逵以獻頌為郎不修小節專一附會圖讖以致貴顯蓋左道亂政之人也王弼與何晏倡為清談所註易傳祖述老莊而范甯追究晉室之亂以為王何之罪深於桀紂何休則止有春秋解詁一書黜周王魯又註風角等書班之于孝經論語蓋異端邪說之流也戴聖為九江太守治行多不法懼

何武劾之而後爲博士毀武於朝及子賓客爲盜繫獄而武平心決之得不死而又造謝不慚先儒謂聖人乃禮家之宗而身爲賊吏子爲賊徒可爲世鑒王肅以女適司馬昭當是時昭篡魏之勢已成肅爲世臣封蘭陵侯官至中領軍乃坐觀成敗及母丘儉文欽起兵討賊肅又爲司馬師畫策以濟其惡若好人佞已乃其過之小者杜預所著亦止有左氏經傳集



解其大節益無可稱如守襄陽則數餽遺洛中貴要給人曰懼其爲害耳非以求益也伐吳之際因斫癭之譏盡殺江陵之人以吏則不廉以將則不義凡此之人其於名教得罪非小而議者謂能守其遺經轉相授受以待後之學者不爲無功臣竊以爲不然夫守其遺經若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之於春秋伏勝孔安國之於書毛萇之於詩高堂生之於儀禮后蒼

之於禮記杜子春之於周禮可以當之蓋秦火之後惟易以卜筮僅存而餘經非此九人則幾乎息矣此其功之不可泯者以之存祀可也若融等又不過訓詁此九人之所傳者耳況其書行於唐故唐姑以備經師之數祀之今當理學大明之後易用程朱詩用朱子書用蔡氏春秋用胡氏又何取於漢魏以來駁而不正之人使安享天下之祀哉夫所以祀之者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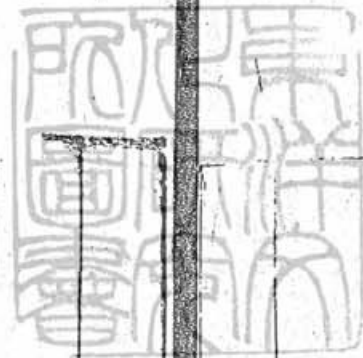


徒使學者誦其詩讀其書亦將識其人而使之尚友也臣恐學者習其訓詁之文於身心未必有補而考其奸諂淫邪貪墨恠妄之迹將自甘於效尤之地曰先賢亦若此哉其禍儒害道將有不可勝言者矣至於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甯五人雖若無過然其所行亦未能以窺聖門所著亦未能以發聖學五人者得預從祀則漢唐以來當預者尚多臣愚乞將戴聖

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  
八人禘爵罷祀鄭衆盧植鄭玄服虔  
范甯五人各祀於其鄉后蒼在漢初  
說禮數萬言號后氏曲臺記戴聖等  
皆受其業蓋今禮記之書非后氏則  
不復傳于世矣乞加封爵與左丘明  
等一體從祀則僞儒免欺世之名賢  
者受專門之祀而情文兩得矣

一孔子弟子見於家語自顏回而下七十  
六人家語之書出於孔氏當得其實

而司馬遷史記所載多公伯寮秦時  
顏何三人文翁成都廟壁所畫又多  
遠瑗林放申棖三人先儒謂後人以  
所見增益殊未可據臣考宋邢昺論  
語注疏申棖孔子弟子在家語作申  
續史記作申黨其實一人也今廟庭  
從祀申棖封文登侯在東廡申黨封  
淄川侯在西廡重復無稽一至於此  
且公伯寮愬子路以沮孔子乃聖門  
之蠹螾而孔子稱瑗爲夫子決非及



門之士林放雖嘗問禮然家語史記  
邢昺注疏俱不載諸弟子之列秦冉  
顏何疑亦爲字畫相近之誤如申棖  
申黨者俱不可考耳臣愚以爲申棖  
申黨位號宜存其一公伯寮秦冉顏  
何遽瑗林放五人旣不識於家語士  
十子之數宜罷其祀若瑗放二人不  
可無祀則乞祀瑗于衛祀放于魯或  
附祭本處鄉賢祠仍其舊爵以見優  
崇賢者之意亦庶乎其各實相符而  
不舛於禮也

一 洪武二十九年行人司司副楊砥建議  
請黜楊雄進董仲舒

太祖高皇帝嘉納其言而行之主張斯道以淑人心  
可謂大矣然荀况楊雄實相伯仲而  
况以性爲惡以禮爲僞以子思孟子  
爲亂天下子張子夏子游爲賤儒故  
程子有荀卿過多楊雄過少之說今  
言者欲併黜况之祀宜也然臣竊以  
爲漢儒莫若董仲舒唐儒莫若韓愈



而尚有可議者一人文中子王通是也通之言行先儒之論已多大約以爲僭經而不得比于董韓云爾臣請斷之以程朱之說程子曰王通隱德君子也論其粹處殆非荀揚所及若續經之類皆辨其作然則程子豈私于通哉正因其言之粹者而知其非僭經之人耳朱子曰文中子論治體處高似仲舒而本領不及爽似仲舒而純不及又曰韓子原道諸篇若非

通所及者然終不免文士之習利達之求若覽觀古今之變措諸事業恐未及通之精到憊惻而有條理也至於河汾師道之立出於魏晉佛老之餘迨今人以爲盛則通固豪傑之士也今董韓並列從祀而通不預疑爲闕典臣又按宋儒自周子以下九人同列從祀而尚有可議者一人安定胡瑗是也瑗之言行先儒之論已詳大約以爲少迷著而不得比於濂浴

云耳臣亦請斷之以程朱之說程子  
看詳學制曰宜建尊賢堂以延天下  
道德之士如胡瑗張載邵雍使學者  
得以矜式朱子小學書亦備載瑗事  
以爲百世之法臣以爲自秦漢以來  
師道之立未有過瑗者矧程子於瑗  
之生也欲教其與張邵並居於尊賢  
之堂其沒也乃不得與張邵並侑于  
宣聖之廟其爲闕典甚矣況宋端平  
二年議增十賢從祀以瑗爲首若以



爲瑗無著述之功則元之許衡亦無  
著述但其身教之懿與瑗相望誠有  
不可偏廢者臣考之禮有道有德子  
教于學者死則爲樂祖祭于瞽宗鄉  
先生歿則祭于社若通瑗兩人之師  
道百世如新得加封爵使與衡同列  
祀于學宮最得禮意

一自唐宋以來以顏子曾子子思孟子配  
享坐堂上而顏子之父顏無繇曾子  
之父曾點子思之父孔鯉皆坐廡下

臣考之禮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而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夫孔子之所以爲教與諸子弟之所以爲學者不過明此而已今乃使子坐于上父坐于下豈禮也哉若以爲此乃論傳道之功則自古及今未有外人倫而言道者縱出於後世之尊崇非諸賢之本意恐諸賢於冥冥之中必有不安之心而不敢享非禮之祀者臣考之元至順三年嘗封顏無繇爲祀國

公謚文裕孟子之父孟孫氏亦嘗封邾國公臣愚乞下有司於各處廟學如鄉賢祠之制別立一祠中祀啓聖神主以祀國公顏無繇萊蕪侯魯黜泗水侯孔鯉邾國公孟孫氏配享庶不失以禮尊奉聖賢之意臣又竊觀聖學失傳千五百年至程朱出而後孟氏之統始續則程朱之先亦不可缺况程子之父太中大夫封永年伯程珦首識濂溪周子于屬掾之中薦

以代之而又使二子從遊朱子之父  
韋齋先生追謚獻靖公朱松臨沒之  
時以朱子託其友藉溪胡氏而得程  
氏之學珦以不附王安石新法退居  
于洛松以不附秦檜和議奉祠于閩  
其歷官行已俱有稱述臣愚乞將永  
年伯程珦獻靖公朱松從祀啓聖祠  
使學者知道學之傳有開必光明倫  
之義不爲虛文矣弘治元年八月初

三日奉

聖旨這本禮部照例會官欽此

釋奠先師之禮

丘濬

臣按塑像之設中國無之至佛教入中國始有  
也三代以前祀神皆以主無有所謂像設也彼  
異教用之無足恠者不知祀吾聖人者何時而  
始爲像云觀李元瓘言顏子立侍則像在唐前  
已有矣嗚呼姚璩有言北史敢有造泥人銅人  
者門誅則泥人固非中土爲主以祀聖人法也  
後世莫覺其非亦化其道而爲之郡異縣殊不  
一其狀長短豐瘠老少美惡惟其工之巧拙是

隨就使盡善亦豈其生時盛德之容甚非神而明之無聲無臭之道也

國朝洪武十四年首建太學

聖祖毅然的見千古之非自夫子以下像不土繪祀以神生數百年夷教乃革嗚呼盛哉夫國學廟貌非但以爲師生瞻仰之所而

天子視學實於是乎致禮焉夫以冕旒之尊而臨夫俎豆之地聖人百世之師坐而不起猶之可也若夫從祀諸儒皆前代之縉紳或當代之臣子君拜於下而臣坐於上可乎臣知非獨名分之乖舛而觀瞻之不雅竊恐聖賢在天之靈亦有所不安也或者若謂旣已搏土爲之事之以爲聖賢一旦毀之以爲泥滓似乎不恭竊觀

聖祖詔毀郡邑城隍塑像用其土泥壁以繪雲山載在令中可考也矧所塑者特具人形耳豈真聖賢之遺貌哉程頤論人家祖宗影有一毛不類則非其人彼親見其人而貌之有毫髮不肖似尚非其人況工人隨意信手而爲之者哉臣惟文廟之在南京者固已行

聖祖之制今京師國學乃因元人之舊正統中重修

廟學惜無以此上聞者倘有以聞未必不從今  
天下郡邑恐於勞民無俟改革惟

天子臨視之所乞如

聖祖之制以革千古之夷教如儒臣宋訥所云者誠  
千萬世儒道之幸仰惟我

聖祖有大功於世教十數此其一也發揚

祖宗之功烈亦

聖子神孫繼述之大者

曆象之法

丘濬

臣按洪武中刻漏博士元統言一代之興必有

一代之曆隨時修改以合天道我

朝承運以來曆雖以大統爲名而積分猶授時之

數授時曆法以元至正辛也爲曆元至今洪武

甲子積一百四十年以曆法推之得三億七千

六百一十九萬九千七百七十五分經云天約

七十年而差一度每歲差十分五十秒辛巳至

今年遠數盈漸差天度擬合修改今以洪武甲

子歲前冬至爲大統曆元推演得授時曆辛巳

閏准分二十萬二千五十分洪武甲子閏准分

一十八萬二千七十分一十八秒授時律氣准

分五十五萬六百分洪武甲子氣准分五十五萬三百七十五分授時曆辛巳轉准分一十三萬二百五十分洪武甲子轉准分二十萬九千六百九十分授時曆辛巳交准分二十六萬三百八十分洪武甲子交准分一十一萬五千一百五分八秒當元統上言時歲在甲子也巳云年遠數盈漸差天度矧今又歷一甲子而過其半其年愈遠其數愈多其所差者當益甚也臣愚以為曆者

國家之大事所以膺在躬之數承

上天之託以敬天道以授人時者端有在於此臣請詔求天下通星曆之學如郭守敬者以任考驗之責明天人之理如許衡者以任講究之方失今不為後愈差舛伏惟

聖明雷神聽察

論正統己巳曆

岳正

予及第之明年頒己巳之朔禮成而觀其書書二至之晷有晝夜六十一刻之文即恠其故退而求古諸家曆法無有也先生時為五官司曆予雅相知者主事君又同進士因以所私問之

先生曰子以爲何如予曰天行最健日次之月  
又次之以月會日以日會天天運常舒日月常  
縮曆家以其舒者縮者之中氣置閏以定分至  
然後以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之日乘除  
之積三歲而得三十二日五十九刻者其法常  
活以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分南北二  
極日行中道冬至行極南至牽牛得四十刻爲  
日短夏至行極北至東井爲日長春秋分則行  
南北中東至角西至婁爲晝夜均古者以曆名  
家者必以其變者立差法以權衡之則變者常  
適而差者得其所矣有如今曆也者毋乃不揣  
其本而齊其末歟先生曰如子言誠然予曰昔  
然者先生將居其職而不與其事耶先生掀然  
笑曰能者不必用用者必不能又何今日咎也  
又曰曆者聖政之所先本也苟以私智撥之能  
無搖其本乎予始悟當時用事者方赫赫必以  
先生爲忌也而果有土木之變益以服先生之  
高識矣

讀元史曆志

楊廉

前代之曆唐虞三代無可考自漢至元四十餘



曆漢興四百年更三造曆唐興三百年更七造曆宋興三百餘年更十八造曆本朝大統曆採用元授時曆自洪武至今百四十年未嘗更造而一一皆驗則斯曆真可以行之永久矣授時曆乃許平仲郭守敬所造知曆數既精明曆理又精恐古今之曆未有過之者也其法不用歷代積年日法最爲簡易瓊臺丘氏作大學衍義補引洪武中刻漏博士元統之言謂授時曆元年遠數盈漸差天道擬合修改攷之統所改元推步不應曆家尚仍授時之舊而丘氏復謂今去元統時年遠數多所差益甚是亦泛耳曆法踈密驗在交食今日月之食分秒不差又何得而疑之哉

奏改曆元事宜

鄭善夫

奏爲歲差事本年十月十五日十四年四月十五日十月十六日凡二次月食本部劄臣前往觀象臺督同欽天監官生人等看驗其初虧復圓時刻分抄古法新法俱有得矣經該奏報外竊以經緯天地治曆明時本聖賢事業而王政之首務也且天道幽玄其數精微今欲以人合天

非明理達數之原鮮克於此是故歲差之法自  
晉虞喜始定以歲策五十年差天運一度何承  
天復定以一百年隋劉焯取二家中數復定以  
七十五年唐一行復定以八十三年元許衡王  
炯郭守敬復定以六十六年有餘凡經數十人  
歷驗千歲年至元授時曆以爲精密矣只今新  
法據許衡等六十六年有餘之數推演仍又不  
合天道豈易言哉且如定歲差之法積四期餘  
一日以一日分加於四期是故二至之時只在  
緣忽之間自古難准要須酌量以定者如定日

以來皆設算學與教習儒藝同科稱四門博士  
如宋錢藻孫覺諸儒皆爲算學博士之官九章  
之法大明故定差法更曆元每得其人我

朝算法旣廢而戶部考校數歲限取數人又止於  
算錢穀戶口此在九章尚未得其一也況占天  
之書國法所禁而官生之徒明理實少必須理  
明然後數精方今海內儒術之中固有天資超  
邁究心天人之學者使得盡觀祕書加以歲月  
必能上按往古下推未來庶幾曆元可更也

舉贈謚以勸忠

丘濬

三代以前君之謚則請命於天臣之謚則請命於君天不言而人代之言人代天言而反天之道天必殛之君不定而僞臣代之臣承君命而負君之托逆天之理違國之法雖一時違於人刑其如天道何唐宋擬謚掌於太常博士凡於法應得謚者考其行狀擬定謚文移吏部考功郎中覆定之

本朝雖設太常博士而不掌謚議洪武初惟武臣有謚至永樂中文臣始得謚蓋自姚廣孝胡廣始也自後文臣亦多有之然我

之法一日百刻所以變為九百四十分者以氣數有不盡之數難分也凡每月三十日二氣盈四百一十一分二十五秒一朔虛四百四十一分積虛盈之數以制閏是故定朔必視四百四十一分前後為朏朏只在一分之間自古無有真知要亦須酌量以定者如日月交食惟日食為最難測月食分數惟以距交遠近別無四時加減蓋月小日暗虛大月入暗虛而食故八方所見皆同若日為月體所掩而食則日大而月小日上而月下日遠而月近日行有四時之異

月行有九道之異故旁觀者遠近自不得而同矣如北方食既南方才半虧南方食既北方才半虧是故食之時刻分秒必須據地定表因時求合而後准也如止德九年八月朔日食曆官所報食八分六十七秒而閩廣之地遂至食既其時刻分秒安得而同今按交食以更曆元時分刻刻分分分秒極精極細及至於半秒難分之處要亦須酌量以定者若差半秒積以歲月則躔離朧朧皆不合原算矣是故隨時考驗以求合於天者苟非其人豈易言哉謹按漢宋

朝之謚皆出

恩賜臣切以爲

九重之上於臣下之賢否未易盡知自今以後有應得謚者未

賜之先下攸司俾其考訂以聞然後從中賜下如此則得之者以爲榮不當得者不因其親故之屬托其當得者不爲朋黨之掩蔽

國家激勸臣子之大端有在於是其爲世教之助天豈細哉

論謚法

張志淳

周制謚而王秦廢謚而亡此不待辯說而見然  
自漢以下周之制雖存而畢盡其義者亦鮮矣  
我

高皇帝跡行定謚至謂不容私諸子而謚以荒成周  
制謚之義於斯爲盡

文皇帝表章性理以謚法繫諸治道且歷載宋儒之  
論殆以是夫然以今考之古之用謚美惡並也  
近專美而無惡豈人皆善而惡謚無所於加抑  
亦惡不復謚而謚者得以掠美也竊謂周官以  
賞罰惟一時而欲久以美惡之謚其用殆要於  
命討其公殆不容於私諸君父固不容策有美  
而無惡也

題齋醮進香事

張寧

邇者恭遇

皇太后誕日令僧道設建齋醮此見

皇上將欲表揚孝道慰悅聖慈無所不用其極之心  
也諸大臣及百執事但當和衷助德仰贊至情  
上綏懿祉則敬承道德允合舊章而禮部尚書  
姚夔等乃于各衙門歛會財物收辦炷香約以  
至期赴壇行禮爲儒者自失其守業彼者烏知

其非臣雖至愚爲此深惜切惟人臣之於君願其福也則當勸於修德善願其壽也則當勸於去逸慾願天心之向順也則當相之以和保小民康濟四海故曰求福不回天壽平格又曰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未聞有以禱祠得福丹藥致壽假符瑞以永天命者今乃不能盡所當爲徒以辦香尺楮列名其上宣揚於佛老之神明率而拜曰爲

朝廷祈福祝壽天地鬼神山川河嶽昭布森列可厚誣以是哉

題停齋醮疏

夫齋醮之事乃異端邪說誑惑時俗假此名目以爲衣食之計佛家三寶道家三清名雖不同其實同一虛誕誣罔聖王之所必禁在昔梁武帝宋徽宗崇信尊奉無所不至一則餓死臺城一則累繫金虜廟社丘墟生靈塗炭求福未得反以招禍史冊所載其跡甚明若使二君當時左右皆得其正人何至受禍如此哉二君且未暇詳論只如今日劉瑾建玄明宮錢寧建十經寺張雄建大慧寺張銳建壽昌寺于經建碧雲

寺張忠建降思宮所費金銀不可勝計其心本欲求福也皆至身被誅竄家底敗亡略不蒙佛與天尊之庇佑由此觀之則不足信也明矣夫何讒邪小人公肆眩惑不遵

祖宗法度不畏天下議論至使宮闈之內修建齋醮屈萬乘之尊親蒞壇場上惑

宸聰下誑愚俗以為福田可種利益可求災患可除祥瑞可致不知年來遠近亢旱風霾災變彼何不誦一經念一咒以消弭之乎南北直隸山東河南流賊往來焚劫殺戮彼何不驅神兵役是

將以掃平之乎

陛下試以此驗之則其無益有損不待辯矣况

陛下親蒞壇場行香拜錄亦甚勞矣何不移之以

御講筵修設齋醮靡費財糧亦甚多矣何不移之以

賑窮困

譯言待賓之禮

丘濬

臣按譯言之官自古有之我

文皇帝始為八館曰西天曰鞞韃曰回回曰女直曰

高昌曰西番曰緬甸曰百夷初以舉人為之其

就禮部試則以番書譯其所作經義稍通者得

聯名于進士榜授以文學之職而譯書如故其  
後又擇俊民俾專其業藝成會六部大臣試之  
通者冠帶又三年授以官蓋重其選也蓋此一  
事似緩而實急似輕而實重一旦外夷有事上  
書來言其情使人人皆不知其所謂或知之而  
未盡則我所以應之者豈不至相矛盾哉非惟  
失虜情面或至啓邊釁者亦有之矣我  
文皇帝專設官以司之其慮遠哉

止夷貢疏

倪岳

再照鎮巡等官太監韋泰都御史秦鉉安遠侯  
柳景俱係內外重臣均受

朝廷重寄明知海南諸番國惟占城真臘暹羅滿  
刺加國爪哇等處入貢有勘合者例與廣東布  
政司比對起送赴京其餘不許起送係是定例  
今撤馬兒罕差來進貢既該委官千戶孫祥等  
呈報各官自合遣人諭以

朝廷事例并

詔旨事理阻回爲當如果夷性執拗不肯依從亦合  
以理阻留在彼差人星馳具本候請

明命以爲進止可也却乃即便差人起送似此故違



合當察究弘治二年十一月日題奉

聖旨是珍禽奇獸朕不受獻况番使奸詐又不由正  
路來便差官阻回去廣東鎮巡官違例起送本當  
治罪且都饒他這遭還行文與他每知道

止番僧疏

倪岳

爲傳奉事弘治六年九月初八日該司禮監太  
監韋奉傳奉

聖旨四川光相寺國師領占竹取來大慈恩寺住坐  
禮部知道欽此傳奉到部查得成化二十三年  
沈月內該禮科掌科給事中韓重等及廣西道

監察御史陳毅等具題爲糾劾事內開法王領  
占竹等俱以西番腥膻之徒汚我中華禮義之  
教錦衣玉食靡費錢糧前擁後訶擅作威福獻  
頂骨數珠進骷髏法碗以穢汚之物冒陞賞之  
榮名曰祝聖嘗爲妄誕罪惡深重法所難容伏  
惟

皇上獨斷乾剛大彰天討將法王領占竹等拿送法  
司明正典刑等因本部議擬覆奏節該奉

聖旨是這番僧及漢人習番教得冒濫陞賞蠹耗錢  
糧年久數多本當究治但遇例饒他都依降革

職事追奪累次誥勅印信儀仗并該還官物件  
便發遣去欽此欽遵悉宥其罪從革降職事發  
遣原寺住坐中外臣民莫不稱快今欲行取來  
京本部查無取番僧國師例必須創始而行事  
有未便且四川布政司離京寫遠動萬里之程  
所至之處轉相傳報必曰

欽取國師赴京驚駭耳目騷擾驛遞勢所必至於  
皇上初政之清明

制命之嚴正不無少損誠非細故伏望

府察愚誠暫寢

新命特頒占竹免令行取庶可絕小人覬覦之心  
天下趨向之正實為便益

申明舊例以正體統等事

徐瓊

夫我

朝建立衙門惟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各分  
一職不相統屬而太常寺光祿寺之屬禮部太  
僕寺之屬兵部自

國初至今行移往來各分一定非獨縉紳士夫知  
之而庸人孺子亦無不知何崔志端等立

朝廷之上不為不久居官不為不深而獨不知哉

所以辯論不已者何耶正以崔志端發身道流穢行彰聞累經彈劾未蒙黜退遂揚揚自得罔知止足乃敢愈無忌憚忍為欺罔直欲扳援六部頡頏九卿小人得志一至於此其餘僚佐又皆依阿朋比釀成此舉物議雖多莫敢誰何且以見行事例觀之

朝廷每大事會議止該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亦未聞有太常寺也今欲與九卿衙門齊得乎況本寺乃祠部中之一事與光祿寺為膳部之一事太僕寺為駕部之一事相同但以此三

事乃事之大者所以又設此三等衙門以專之耳今太僕寺既屬兵部光祿寺既屬禮部矣獨太常寺與禮部齊可乎崔志端等乃謂本寺與光祿太僕事體不同不係禮部統屬悖謬妄誕

莫甚於此

云

合行都察院行提崔志端少卿

馬宗遠黃寶寺丞趙繼宗王甫廣周序鄭常容并查提首領官吏問擬如律首領官吏先行發落崔志端等通行奏請定奪弘治十二年九月初三日本部尚書屠 等具題本月十一日奉聖旨是崔志端等并首領官吏本當究問且都饒這

遭

續金卷三

三六



